

清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即將曰：婦人說他，而丁儀曰：耽恐愛女不悅，後必與儀會，因生而刺。說物然起曰：下操奸士，即使其兩目盲，猶當嫁之。真之，何況但耽是兒，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財愛才而忘其愛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受也。公其可謂愛才之極矣，然下操亦何可嘗也。夫

焚書卷六

讀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郎將曰：婦人觀貌，而丁儀目眇，恐愛女不悅。後公與儀會，因坐而劇談，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猶當嫁女。與之何況但眇？是兒悞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眇，愛才而忘其愛。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曹公，真可謂愛才之極矣。然丁掾亦何可當也。夫人

不在志



予及祖父是
宜按劍躍然
而起非人情
不可知矣

以目眇爲病而丁掾獨以目眇見爲奇吾是以知
曹公之具眼矣是故獨能以隻眼視丁掾也是故
丁掾可以失愛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縱可以不稱
岳翁而不得不稱以知己之主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被卽躍然起曰
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
良藥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卽起于見文章是
天下之真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
下之善文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

矣故不難於有陳琳而獨難於有魏武設使呈陳
琳之檄於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爲好然未
必遽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
篤契慕獨深也故吾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
琳之遇知己蓋知己甚難雖琳亦不容不懷知己
之感矣唐之明皇豈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
禮賦浩然不才詩已棄之如秦越人矣況六朝之
庸主哉況沈謝引短推長僧虔秃筆自免孝標空
續辨命哉

疑怪二字千
知不善
四字千
口斷案

楊修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大懼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而入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修每當就植慮有關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應答於是教裁出答卽入操恠之乃收殺修此爲實錄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爲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禰正平之無狀猶爾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

父祖且收以爲記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謀立臨淄爲丕等所譖是的是蓋臨淄本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爲知己植旣數與修書無所避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晦自宜取敗修與禰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敗

反騷

朱子曰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

詩變而騷
極而反皆有
大不得已心

勝卓吾固不能然
湛讀曰沉

未嘗不流涕焉。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以世不足憤其憤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驢騾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視世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惜，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冲，則

不但知屈楊
耳知夷惠

以不見羞汗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執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楊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嘗不相痛念也者。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今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

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得之

史記屈原

夫爲井者泄於泥而瑩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惻也故知王明則臣主竝受其福不明則臣主竝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則懷王客歿於秦屈原沉沒於淵正竝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託

如此推究乃
是善讀史者
與下文論漁
父俱足發人
心

之爲元首望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癡觀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絕無與原同心者則原亦太孤子而無助矣且所草藁旣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見之旣得而見則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無有我人又何待奪又何奪之而不與乎卽推以爲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奪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廣忠益者真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漁父

細玩此篇畢竟是有此漁父非假說之辭也觀其
鼓枻之歌迥然清商絕不同調未卽頓顯拒絕之
跡遂去不復與言可以見矣如原決有此見肯沈
汨羅乎實相矛盾各執一家言也但爲漁父則易
爲屈子則難屈子所謂邦無道則愚以犯難者也
誰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漁父之見原亦知之原
亦能言之則謂爲屈原假設之詞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歿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

號曰臯其復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禮
所謂復也說者以爲招魂復魂有禱祠之道盡愛
之心蓋猶冀其復生耳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
是乃行歿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
玉哀閔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
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
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陽占筮
屈平所在與之魂魄巫陽謂屈原放逐江南魂魄
不復日久不待占而後知筮而後與也但宜卽差

掌夢之官往招其魂速之來歸耳夫返魂還魄生
 死肉骨天帝專之乃使陽筮之帝之不足為明矣
 故陽謂帝命難從而自以已情來招引之也天帝
 亦遂辭巫陽而謝不能復用屈原焉蓋玉自比巫
 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懷襄比天帝
 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處
 但道故國土地飲食宮室聲伎宴游之樂宗族之
 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
 招也樂哉招也同時景差亦有大招辭至漢時淮

南小山作招隱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賓客
 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
 稱小山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是
 也王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沉沒名德顯
 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

誠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
 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
 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

蘇透伊人心
事然使他人
為之又恐夷
不戒夷惠不
戒惠矣惟東
方生能不夷
不惠也即夷
即惠豈僅
滑稽之雄哉

餘不匱才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陽非拙、既云無有常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為工、班固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於長老之在朔時者、向可知也、當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茂、如乎不也、雄之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博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叅駁、當為朔雄實錄。

非有先生論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歿
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
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肯爲歌詠彈琴
樂而忘歿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遭遇漢武
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
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
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
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
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
終而奏雅不巳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
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
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賈誼

五餌三表之
計之視之似
迂及見武帝
瀚海狼居之
從素孔之徒
日不暇給而
段知賈之見
遷也前入作
中未可輕議
入略如此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
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
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
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
定制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
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
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
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
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

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
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
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論贊於後也何也
論贊須且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也
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
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
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
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
歿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

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體真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

好

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鼂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駟不及舌慎莫作孽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匪疎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闊何以用之蟠鬚鶴髮從容廟廊冠冕珮玦

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鼂錯

鼂錯父逆知其子之必受禍也必通知其子之忍于父死忍于殺身必不肯不逆錯于一快也抱恨自經曷嘗有心故敗哉若錯者非術數害直害術數矣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親事則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僅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

便用術數

奏字妙多則
越于術外錯
正少此

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復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真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竝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己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真實一定之

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
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真若執左券
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世無定時我
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已不勞上也執其術
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
於無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
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
此則管夷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
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反以文帝爲不知學術

而欲牽使從已惑矣夫申韓之術非不可平均天
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己
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
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
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
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
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錯氏之不安矣千
載之下真令人悲傷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譏其父
不能學趙母謬哉

絕交書

此書若出相知者代康而爲之辭則可若康自爲此詞恐無此理濤之舉康蓋所謂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實稱所舉康謂已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禍是也謂濤不知已而故欲貽之禍則不是以已爲鴛鴦以濤爲死鼠又不是以舉我者爲不相知而直與之絕又以已爲真不愛官以濤爲愛官者尊已卑人不情實甚則尤爲不是矣嗚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學抑又何當也而肯襲前人之

口吻作不情之遁辭乎然此書實峻絕可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其人母曰余貶康也余爲上上人說耳

養生論

嵇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似有聞者觀其放言與孫登之嘯可觀也若向秀注莊子尤爲已見大意之人真可謂莊周之惠施矣康與二子遊何不就被問道今讀養生論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識真仙亦且不識養生矣何以當面蹉過

嗣宗嘆愧孫
登晚矣晚矣
豈但不知養
生哉

得此意可撫
無絃琴

如此邪以此聰明出塵好漢雖向阮亦無如之何
真令人恨恨雖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辭之妙則豈
七賢之所可及哉

琴賦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
琴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
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
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
能鳴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

琴心果出自
文王否更考
之

聲是猶指樹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因風而思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
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
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
妃則琴瑟以友之鐘鼓以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
寐思復者遂不復有故其琴爲關雎而孔子讀而
贊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言雖樂之過矣而不可以
爲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誰能吟之漢

高祖以雄才大畧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漢又悲趙王母子屬在呂后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雖泣下霑襟而其聲慷慨實有慰藉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近自然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咏以肆志吟咏

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傅仲武舞賦云歌以咏言舞以盡意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舞形察於聲也由此言之有聲之不如無聲也審矣盡言之不如盡意又審矣然則謂手爲無聲謂手爲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聽者獨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爲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觀之同一琴也以之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夸也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慙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則手殊手

廣陵奏的然如是

嵇中散不憤
呂安之不平
及以身殉鍾
會以現銀小
嫌誣嵇大辟

當時後世必
有為之代不
平者增飾有
無誠未可知
何疑尚憤詩
武昭君怨李
陵啟比王然
矣

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謂手不能工聲可乎
而謂彼聲自然此聲不出於自然可乎故蔡邕聞
絃而知殺心鍾子聽絃而知流水師曠聽絃而識
南風之不競蓋自然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
也

幽憤詩

康誼獄明安無罪此義之至難者也詩中多自責
之辭何哉若果當自責此時而後自責晚矣是畏
死也既不畏死以朋友之無罪又復畏死而自責

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為義者是故
終其身樂義而忘死則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
自責為也亦猶世人畏死而不敢為義者終其身
寧無義而自不肯以義而為朋友死也則亦無自
責時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託孤寄命之
臣既許以死乃臨死而自責者好善闇人之云豈
別有所指而非以指呂安乎否耶當時太學生三
千人同日伏闕上書以為康請則康益可以死而
無責矣鍾會以反虜乘機害康豈康尚未之知而

猶欲願性養壽改絃易轍于山阿巖岫之間邪此豈嵇康願性養壽時也余謂叔夜何如人也臨終奏廣陵散必無此紛紜自責錯謬幸生之賤態或好事者增飾於其間耳覽者自能辨之

酒德頌

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螺贏蜂蟲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蟲矣此頌唯結語獨新妙

非法言引用意讀者詳之今人言養子爲螟蛉子卽此然則道學先生禮法俗士舉皆蜂蟲之螟蛉子哉猶自謂二豪悲歎

思舊賦

向秀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爾思矣秀後康歿不知復活幾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猶爲千古豪所歎而秀則已矣誰復更思

技卽道耳卓
吾自言之此
更二之耶

秀者而乃爲此無盡筭計也邪且李斯歎東門比擬亦大不倫竹林七賢此爲最無骨頭者莫曰先輩初無臧貶七賢者也

楊升菴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聖賢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爾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世後而生者又每歎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死固大矣

余讀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爲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學道者必大其道叙功業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槩而豈知其不然乎蓋所謂文集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于叙贊乎彼叙贊不已贊乎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而遂贊而序之以傳也

只述生平是
年譜矣非序
文作矣

故愚嘗謂世之叙文者多其無識孫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也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敢辭則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與生平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况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

卒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况復有矮子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唐貴梅傳

升菴先生孝烈婦唐貴梅傳曰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

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乎。乃夕易袿。襦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挺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曰。生既以不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

慟哭爲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終不敢舉節。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

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谿爲縣又非毛玉所產之巨邑名區乎今通判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貴梅寧死而不受辱未曾讀書而沐聖教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烈矣於孝何與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

商而故忍死以爲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死三日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而終不敢舉每歲之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別項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孰知數千里之外無干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也楊太史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不得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

升菴不輕一
言必不輕一
信所以孝烈
之傳足重

白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
誰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
重見於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喻士積
士積夙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
作傳具載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
傳不但孝烈藉以章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豈
徒作耶嗟嗟毛通判當日之爲亦只謂貪其賄而
人莫知也貴梅已歿而誰爲白也孰知不自於貴
池而卒白於新都乎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

不知傳其事於此集之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賊
吏毛玉受賄而歿逼孝烈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
知有鄉官毛玉受賄而歿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
無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父苟
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蓋同鄉少年傾
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必私相告語
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玉之心本
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已也又安知
反使孫子不敢認已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之

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夾銘

唐右補闕綦毋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蹇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寔多瘠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恕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

趣

逐日子飯，不辨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辭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

東人又借此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歿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歿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

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伯夷傳

真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司馬子長說翻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

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
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
不成事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
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
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
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
受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

事奇句奇

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
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
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旣書其事遂爲之
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
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弁櫝生死交情
千載一鶚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

聽不如此句
之快

我亦相逢贈
一言世上難
分盜與官若
道做官強如
盜于今強盜
盡為官

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
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
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
兵捕盜者因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
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
今不用有賍擡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
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
君倚奉公帶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
有廩我等衣食何盤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許我

得持疆分廩去驅我為盜寧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為虎食郡民
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
君生不治民歿食民張禹山有詩云昔日封使君
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
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
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
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

真

更真

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
耶李卓吾復謔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
甚於怒罵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卽宋
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
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轍與懷愍
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
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走自五丁開道

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
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
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
師之强悍司馬昭之弑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
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
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
哉神宗勵精有爲哉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予謂
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
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

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竝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

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隲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經史相爲表裏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

世儒將不知
經史爲何物
是一是二又
無論矣

謂六經皆史可也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獎賞卽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

德宗詔授康崑崙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鐫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
二非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
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况有識之人歟且
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
者石工書名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
在我技不得賤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
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世鐫
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
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蓋

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工而所鐫之字與其文
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則鐫石之工亦必鐫
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
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然元祐奸黨
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鐫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
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

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
吾子謂改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
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
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
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興爲之記云
烟嵐草木如帶香氣孰視詳玩自覺骨曼青玉身
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
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鷄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

果然

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
之人也况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可以易識噫千
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總若此矣

黨籍碑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
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賤之小人也
待誅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拘之君子也尚
可憐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
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

卓吾自評千
古至言夫誰
得知

國則未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予每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

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劔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儼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夫是

荀卿李斯吳公以弟子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則自奔走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卽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

人一已百人
十已千原困
勉工夫也但
思慮須慎之
慎字結有商
量

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陳恒弒君

升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始為當於義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為者不必問其為之果當也

真腐

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

宜併載此論

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荆軻秦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秦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秦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

一言以爲不
智王半山之
謂也

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果符自疑揮錘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闇然堂類纂引

闇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爲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旣老故復錄其最者以自鑒戒焉夫余之別潘氏多年矣其初直爲是木訥人耳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海內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盡則日暮自

倒非有道而寒變則蓋棺猶未定也其行不掩言
往往與卓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益堅
其氣益實其學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托
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闇然自修不忘
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
以見面喜去而思思而不見則讀其書以見之且
以示余之不忘鑒戒亦願如去華也夫鑒戒之書
自古有之何獨去華蓋去華此纂皆耳目近事時
日尚新聞見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談譬之時

文當時則趨過則頑又譬之於曲則新腔於詞則
別調於律則切響夫誰不側耳而傾聽乎是故喜
也喜則必讀讀則必鑒必戒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
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
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
跟蹠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
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

千里馬八百
牛趕不及此
一犬

屬得金一十二兩昇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
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
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
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
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
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
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
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
掩體而已予蓋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

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
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
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
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華曰阿寄之
事主母與李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余尤嘉其終始
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
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
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
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

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六

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

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亦

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鬪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

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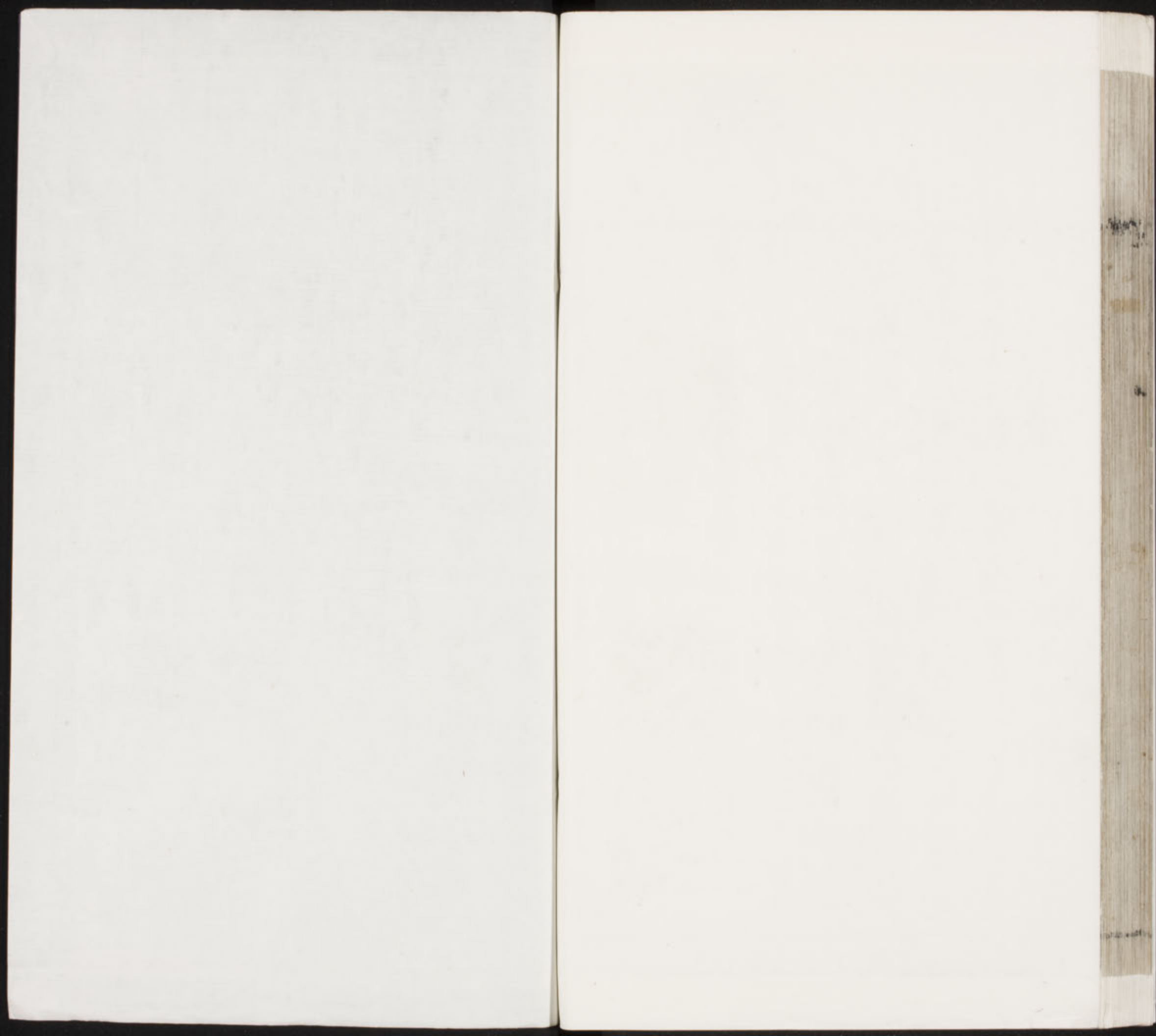
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誨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

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
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
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
又安有心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
文又況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
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爲予之言皆經
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有古今同於道也... 實德則仁而義之... 福前德受... 又女有心也... 文又沉... 四論... 史之所... 可也





110X
136
6